

无怨 无悔 无愧

——记保靖县碗米坡学区昂洞片小校长何庆丰

文 / 杨才付 图 / 尚云

当学校由中心完小降格为片小的时候，他没有放弃过对学校的严格管理；当一个“留守儿童”问题重重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过对他们的关爱和教育；当妻子突遭厄运导致双脚无法站立行走的时候，他更没有放弃过对妻子和家庭的精心呵护。这个用大爱精心呵护学校和家庭的人，就是保靖县碗米坡学区昂洞片小校长何庆丰老师。

兼职的学校管理者

现年45岁的何庆丰，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小学中高年级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并先后担任过学校大队辅导员、教研组长和教务主任等职务，这些不同的工作岗位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2006年春，全县撤乡并校后，昂洞中心完小的身份一下子降格为碗米坡学区的一所片小。就在这时，何庆丰“临危受命”，接过了昂洞片小校长这根接力棒。当时，学校的很多老师都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反正我们已经不是中心完小了，管理上没有必要那么严格了，一切都可以松懈些了。可何庆丰觉得，只要有学生在学校读书，不管是什么样的学校，都得按照教学常规进行管理，不然就会误人子弟，更何况昂洞片小这样一所拥有300多名学生的学堂呢。

何庆丰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管理好学校，他将落实常规管理制度放在了首位。为此，他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做好老师们的榜样。规定老师们每天必须提前一小时到校，推迟半小时离校，他没有一天不做到；要求老师们要保质保量地备足备齐课时和批阅完相应篇数的作业，他一次也没少过；晚上老师查寝，他也从来没有缺席过……看到何校长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老师们的积极性得到了调动，工作的激情也重新被点燃。特别是那些已获高级职称、年龄偏大的曾经“无所追求”的教师，也一样不服老地和年轻人比着干了起来，彭景章老师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57岁的他已接近退休的年龄了，除了坚持带一门主课外，每个学期还要写一论文送交县教育局评审或发到学校网站与老师们交流。

作为一所片小的校长，何庆丰知道，处处以身作则不仅仅是为了给老师们做“表面文章”，更重要的是为了学校和学生的未来着想。而要引领好学校向前发展，他经常学习“充电”，随时关注身边的教育问题，逐渐养成了爱思考的好习惯。早在2003年，

从刑侦的岗位换到派出所工作后，我终于结束了家是旅馆、亲人相见只识声（电话联系）的生活。今天，人生第一次可以和已上初中的女儿过她人生的最后一个儿童节。

尽管还是值班，但女儿今天要去游乐场刚好在我的责任区。公私兼顾，既可以陪陪女儿，又能完成当天的工作。于是，我换了一套新制服，早早来到责任区。不想，游乐场的门口，已是长长的队伍。一个家长，一个孩子，共同守候一个快乐的节日。和游乐场负责人作简单地了解，检查一遍所有的安全通道和设施以及工作人员的到位情况后，按原计划准时开园。接着就是蜂拥的孩子们家长们争抢各个娱乐项目。嘻闹声，叫喊声，家长的叮咛声，工作人员的说教声，机器的马达声，还有那些游乐设备传来的音乐声……等一切安排就绪后，我在张望中寻找女儿的身影。其实，孩子早已站在我身边不远处，看我忙这忙那，一直没做声。当她看到我找到她后，羞涩地走近我，陌生感和不自然突写在女儿身上。我不知所措，面对站在眼前的女儿，发现似乎与这里的气氛有点不



何庆丰（图右）和同事在一起。

当别人对“留守儿童”这一现象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时候，他就先人一步带着学校的老师们发起了对民族贫困地区“托付群体”这一课题的研究，以“四情教育”的独有方式将学校的留守儿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这一研究课题也为昂洞片小创建州级“学习型学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在这所只有19名教师的小学堂里，竟有10名教师被评为州级“学习型教师”。

尽管身兼学校管理和语文教学双重重任，何庆丰也没有忘记对学生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那些“留守儿童”和“问题学生”，他更是费了不少心思。何光荣，这名今年刚刚毕业的六年级学生，因为父母长年在外打工，长期跟着爷爷住在一起，变得越来越任性和懒散，动不动就和同学打架，抽烟、旷课、不做作业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老师的话根本听不进去。正当班主任对他丧失信心的时候，何庆丰把这名学生请进了自己的家里，和他拉家常、套近乎，并让他与在外打工的父母通电话，让他感受到父母对他的温情和期望。从那以后，何光荣像变了个样儿，不再让老师头

痛了，成绩也有了进步。像这样问题突出的学生，还有彭剑国、龚兴富等好几个，都是何庆丰用爱心、耐心和独到的方式将他们挽救回来，让他们顺利地走出了小学的大门。

全职的家庭男人

俗话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会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做他的坚强后盾。但是，何庆丰却没有这么幸运。这，都是14年前的一场车祸引起的。

何庆丰清晰地记得，14年前的那场车祸中，爱人彭图莲为了让怀中的孩子脱离危险，自己却被车子抛了出来，摔成了重伤。虽经精心治疗，但她的双腿再也站不起来了，只能靠轮椅支撑着身子过日子。这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何庆丰的爱人一下子难以接受，脾气也变得格外暴躁，痛苦、绝望的情绪时时袭上心头。作为丈夫，何庆丰理解妻子的情绪变化。所以，工作上的事情再苦再累，他也从不在妻子面前表露出来，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和麻烦，他也不让妻子知道。不仅如此，他还时刻安慰妻子，鼓励她勇于接受现

实，好好生活。

面对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妻子，面对才满6岁和4岁的两个孩子，面对困难重重的家庭，何庆丰痛苦过，但没有绝望，也没有退缩，毅然挑起了照顾妻子和孩子的重担，开始了家庭和两点之间漫长地来回奔波。早上，他总是将一家四口的饭菜准备好了才去上班；中午，他也要抽空回家看看妻子孩子需要什么；下午，他还要将全家的衣服背到几里之外的水井或河沟去搓洗；晚上，安顿好孩子和妻子睡觉之后他还要备课、改作业，小结当天的工作。当妻子发牢骚时，他想方法哄她开心；当妻子发脾气骂他时，他总是笑脸相迎；只要有空，他就会推着妻子到校园转转，带着全家到外面走走，共享家的温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何庆丰的关爱呵护下，孩子们慢慢长大了，妻子也变得开朗了许多。学校装了电脑后，他还教妻子学起了上网，让她的生活不再单调。这时，照顾妻儿的担子对何老师来说显得轻松了许多。但他一样不得松懈，孩子的衣食和读书费用在不断增加，而全家的收入就他一个人的工资。为了孩子和家庭，他只有省吃俭用，烟戒掉了，酒不喝了，一年到头也顶多买两套衣服，除了开会和出差，他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学校和家里度过。靠着勤俭节约，他把大女儿盘出了中专，把小儿子盘出了高中。如今，高中刚刚毕业的小儿子又在等着他筹钱去读大学呢。

扛着学校和家庭这两副重担，何庆丰从来没有抱怨过，也没有屈服过，而是挺着肩膀一步一步走了过来。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他如此坚强的性格呢？是爱和责任，也是曲折的经历和多难的命运。早在他3岁的时候，母亲离世而去，父亲含辛茹苦地把他带大；8岁时，在一次起夜的过程中他不幸跌伤划破了肚皮，肠子都流了出来，幸亏抢救及时才摆脱危险；高中毕业时尽管成绩比较好，但因身体状况不佳，体检没过关，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人间的苦难没有吓倒何庆丰，反而让他懂得了珍惜，学会了自强，做起事来不仅有责任感，而且总是想着要做得更好。就这样，他便从一名普通的民办教师逐渐成长为学校的教学能手，并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管理岗位。然而，面对笔者一行的采访，他显得很淡定，并一再道：“我个人没有什么好写的，要写就写写我们学校吧。”

我陪女儿过“六一”

李明新

协调。女儿已经长大了，比到这里的孩子明显高出了许多。拍拍女儿的头：“去吧，女，开心点！”女儿笑了，一蹦一跳的，淹没在孩子们的快乐中。

“打架了，有人打架了。”不远处传来保安的求救声。我快步走过去，在玩“过山车”的入口处，两个女家长扭打在一起。旁边围满了其他家长和孩子。把两人扯开后了解，原来是一个小男孩插队，被后面的大姐姐拉了一把倒在地上了，于是，两个孩子的家长就互相骂起来，最后动手扭打在一起。劝散围观的人们，把两个家长带到保安值班室。两个孩子各自偎依在妈妈的身边，哭泣中各自望着对骂的母亲，眼里流露着对我这个警察的希望：警察叔叔，莫让妈妈吵架了，我们做错了，我们下次改正，我们没事。可是，两个家长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仍在相互指责和对骂。

最后，只好要求双方当事人把孩子带走，喊来游乐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到派出所解决。分别取完当事人的笔录，向工作人员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检查各自身上的伤情，最后让两人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解决事情。可是，一坐下来又是互相指责与对骂。一个说对方先动手，要对方先赔礼道歉；另一个说对方先骂人并扯烂了自己的衣服，要对方先赔钱。两人互不相让，并都喊来了自己的亲人和其他一些社会关系人，大有要把对方压下去的雄心壮志。

按我的经验，分别将各自的过错提出来，然后按责任划分，各打五十大板，写一份调解书，问题就解决了。恰恰今天这套方法失灵，双方不吃这一套，非要个高低标准是非分明来。本来，我可以按程序规定，给双方一个裁决，不服的话去人民法院解决。

但若这样把两人推出派出所，说不定就在派出所门口，双方就会大展拳脚，一起小纠纷因解决不妥而转变成刑事案。于是，调解，争吵；争吵，再调解。一晃，夜来临。

“滴滴，滴滴……”我的手机来了条信息：“爸爸，我恨你，恨你陪我过的第一个也是我最最后一个儿童节是这样度过的；爸爸，我爱你，爱你对工作的负责与执著，对别人的耐心与友好；爸爸，我今天一直跟着你，跟着你到了保安值班室，跟着你到了派出所，看到你是怎样工作的？怎样为解决别人的矛盾而委屈自己的。同

时，我更看到了你们大人的幼稚，团结友爱这样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到了你们大人那里，就搞得如此复杂？爸爸，我早已回家，现正和妈妈等你吃晚饭。”

看着眼前的两个当事人，情急之中，我把女儿发给我的信息念了出来。刚才还是争吵的场面静了下来，死一样的寂静。十分钟后，一个当事人突然发声：“是我先骂人并扯烂了你的衣服，对不起，我赔钱。”一分钟不到，另一个站了起来：“我动手打了你，对不起，我给你养伤。”太意外了，我不知所措。

女儿，爸爸谢谢你！走出单位大门，夜已深。



“边城杯”走近警察征文